

商海弄潮

那晚和文友们A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准备吃点米饭,正纠结是白米饭还是炒饭之际,坐在我左边的维明瞅见我的表情,早已心有灵犀,立马朝大厅喊了一声:“服务员,来一份炒饭!”几秒钟后,快步走来一位年轻女服务员,笑容可掬地问:“请问大份还是小份?”端着酒杯、红头花色的光福大哥道:“肯定是大份嘛,东哥爱吃。”女服务员点点头,微笑着离开。刚走了几步,这边松谷又大声追加了一句:“美女,给师傅说,炒饭要多加葱哈!”已喝得面红耳赤的赵平嚷道:“葱少了不吃!”闻言,满桌人皆笑。

约十分钟,女服务员笑盈盈地端着一大盘炒饭上桌。维明将炒饭转到我面前,示意我“检查”一下符合要求不。

我一看,炒饭米粒饱满油亮、葱花密布翠色欲滴,整盘饭色香味美,令人食欲大振。“炒得好!”我赞了一句,又尝一口咸淡——这也很关键——哈哈,刚合适。于

是,满桌人十之八九敞开嘴巴干干。松谷道:“巴适,葱花多。”赵平刨了一大口:“香!资格!”他松了松皮带,挥舞着筷子说:“炒饭,我可以连吃三碗!”这一点,我是眼见为实的了。某次在颜家味聚餐,赵平在喝了不少酒,沾了不少菜之后,食欲不减,又连干三碗炒饭,令人咋舌。坐在旁边的温月想再添一碗,盘子里已所剩无几,便用勺子去刮。众乐,于是,又喊服务员上了一盘。最后,大家实在吃不完了,赵平笑道:“正好,我就不谦让了,打包回去,明天的早餐够了!”

见我吃得香,坐我右边的春霞问:“东

哥,你喜欢吃炒饭呀?”我回答:“嗯嗯,习惯成自然。好吃。”对保持身材而一般不吃晚饭的她而言,恐怕有点不理解我对炒饭的偏爱。

源于对炒饭的情结,我在家中也爱炒饭,并“改良创新”,食材有肉馅、番茄、香菇、白菜、洋葱等,光准备工作就耗时近1小时,精工细作,在锅里煎、炒又费时半小时,把切细的蔬菜完全融入米饭中,出锅时撒上一大把葱花,那一刻,厨房飘香到邻里,炒饭五彩斑斓,营养丰富,味美可口。拍照发朋友圈后,点赞好评众多,称之为“豪华炒饭”。

与文友们聚餐多了,“炒饭”已成了“压轴菜”。若有的饭馆只有白米饭,大伙儿都多少有些失望与遗憾。

这篇稿子快要写成时,恰好有朋友相约去吃火锅。吃到一半,刚认识的美女白领小邓问服务员:“有炒饭吗?”我一听,如遇知音,立马告诉她我正好在写炒饭的稿子,太巧了!走到大厅嘱咐服务员一定要多加葱花。当服务员将一大盘黄澄澄、油亮亮的炒饭端上桌时,小邓嗅了嗅,露出开心的笑脸。我掏出手机,笑道:“你把炒饭端起,来一张?”她嫣然一笑:“好啊!”当她端起炒饭的瞬间,就好像端起了所有的快乐……

职场故事

姜师

师永刚(四川)

他不时站在四楼食堂的玻璃窗前张望楼下停车场,看哪些人开车走了,哪些人的车还在那里,以此计算着还有多少人在公司。

他是这公司里的厨师,公司人事他是管不着的,但在乎公司的人事,这是为什么呢?大致是这样,公司给他的伙食费定了数,员工开车出大门,食堂就少一人用饭,反之,饭菜就得增加。这样一来,公司里的人开什么车,车牌号多少,他都了然于心,比谁都清楚。

这厨师姓姜,先前在离公司不远的火神庙旁开了一个小餐馆,经人介绍才到这公司当起了厨师。大伙都叫他“姜师”,就如同叫“张师”“毛师”一样。

姜师刚五十出头,个头不到一米七,微胖,喜抽烟,有时把烟掐在右耳之上。今年夏天特别热,他就上身裸着,下身一条七分裤,双脚穿人字拖鞋,“叭哒、叭哒”地在厨房、食堂间穿梭。厨房与食堂隔着一扇门。

公司三十来人。经理、主管在二楼。管人事的也在二楼。四楼是厨房、食堂。

姜师的卧室邻着厨房,早上六点,他趿着人字拖鞋去厨房把水烧开,把淘了的大米倒入沸水,把灶火关小,返身就睡“回笼觉”了。那稀饭就在“回笼觉”中熬。“稀饭是熬出来的”,他常对人说。早八点后,他端着盛有稀饭、馒头、鸡蛋、牛奶的托盘到二楼。

姜师去市场买菜或叫菜贩送菜,老是那几样,豆芽、黄瓜、豆腐、苕皮……还有塑料袋包装好的冻肉圆子,也还有猪肉。苕皮软软的,炒回锅肉放进苕皮,块块苕皮就似回锅肉了。一大锅菜,回锅肉真多。中午做的菜,比如说猪肉拌黄瓜,比如说猪肝炒黄瓜,员工没吃完,有了剩菜,姜师就把它留着。到了晚上,值班人员用餐,他把菜端出来。有员工看到是剩菜,转身离开了。他们拿手机点外卖。外卖用餐,将就吃一顿,不用洗碗,不去食堂,真是个好主意。

姜师晚饭后没事儿,就趿着人字拖鞋跨上自行车,去火神庙那儿找老伙计玩牌了。

姜师烹饪的菜,最是那一盆汤菜。这汤菜是豆芽和猪的扇子骨,或豆芽与冻肉圆子做成。那扇子骨真的像扇子,“扇面”光光的,独“扇把”那儿可见一点剔骨肉。每开饭,姜师从厨房端出那盆豆芽扇骨汤,整整一大“盆”置在饭堂桌上(旁边是焖锅饭),他嘶了喉咙喊着“喝扇子骨汤”“来喝扇子骨汤……”有员工喜嗜那扇子骨,听到姜师的喊声就直奔过去,用筷夹了三、五块在碗里,就在食堂饭桌上使劲嚼起来。

过年过节,公司得加钱买食材,比如说“冬至”。照例,冬至那天要吃点羊肉汤御寒。姜师把羊肉羊杂细心切割,烹饪了一大锅羊肉汤。员工在食堂用餐,他吸着烟在食堂巡视,看到是“烟员工”的就递上一支。员工就把递过去的烟放在餐桌上,吃完饭燃上那支烟,燃完了他们又相互递烟——姜师与员工海阔天空啦。

姜师是阔了一些,用的手机和二楼管人事的一样,是折叠屏的。玩手机、打电话,一开一合,很酷。

来一碗炒饭

何一东(四川)

校园里的钟声

苟刚(四川)

钟声是校园的指挥棒。在读书和前期的工作中,钟声与我一直相伴的。

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读的小学。那时候每个村都有村校,规模不大,学校是一个巨大的三合院,除了公家的办公用房以外,记忆中至少还住了四户人。三合院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晒坝,青石板砌成。因为离中心校较近,村校只办一、二年级。我发蒙读书的时候,中心校将三年级也放在了我们村。当时一共四个班,三年级两个班,一、二年级各一个班。四间教室位于堂屋两边,东边的一间厢房是老师的办公室,北边三间厢房则是大队的办公场地。因为是留下来的老房子,房屋还是很不错的。桌子是学校提供的木条桌,一张桌子可坐2—3人,凳子则由学生自带。阶沿上的木柱头下用粗铁丝吊着一块旧铁铤,就成了我们近百个孩子的发令枪。“当——当——当——”,铁棒敲击犁铤的响声沉闷又刺耳。刚上一年级的时候,“钟

声”一响,女孩子大多会用手捂着耳朵。时间久了,也就不以为然了。

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村校和中心校合在一起。虽然以前赶场多次从中心校门前路过,但正式踏入校门时还是很惊喜的。当时的小学共有三排平房,中间是学生宿舍,东西两排是教室。钟就挂在学生寝室外居中的屋檐下。与村校的犁铤不同,中心校是轮胎钢轂钟,高级得多,在铁锤的敲打下,声音也更加清脆悦耳。

当时,敲钟的是我王姓同桌的爷爷。王校工年轻时当过兵,复员后被安排在学校,专司蒸饭和敲钟。他以校为家,工作非常负责。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每天20余次敲钟,他从未耽误过,也从未敲错过。同桌曾告诉我,他爷爷能准确把握从寝室到挂钟处所走的步数及所用的时间,更会准确把握不同信号时敲钟的节奏和力度。在王老校工的手中,钟声是

不一样的。起床钟,要敲得久一些,但不能太急促,力度也不能太大,要悠扬一点,把学生从睡梦中唤醒而不是猛然惊醒;上课、下课的钟声也是有区别的,节奏和力度把握要恰到好处,但时间要相对短些,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

那时学校的操场在大门外面,也没有围墙。下课钟声一响,读小学的我们就会冲到操场,斗鸡、滚铁环、扇烟盒……上课的钟声在我们小孩听来则威严肃得多,如同父亲阴沉的脸,把我们从开心欢乐、多姿多彩、无拘无束的活动中,猛一下子无情地赶进教室。一声声“报告——”中,我们气喘吁吁地冲进教室。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同节奏的钟声敲打着晨昏,敲打着四季,敲打着岁月。在钟声的催促下,我从未睡过一天懒觉。在钟声的陪伴下,我奔跑着完成了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自学考试。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倏忽间,粉笔渐染我的双鬓,黑板擦拭去了我的年华。记忆中“当——当——”的钟声如同一根长长的红丝线,串起我永恒的回忆,串起我不尽的眷恋……

蝴蝶的家

王子墨 成都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一班

彩色的花随风摇摆,和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宛若仙境。正当我痴迷地盯着花田,那些花竟唱起了歌:“采几朵吧!采几朵吧!把我们带回家去吧!”我惊讶着伸出手,试图再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歌声还在,越来越动听,我忍不住采下几朵,捧在手里,轻轻地抚摸着,端详着,心想:这是什么地方?这又是什么花?我陶醉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鸟叫声惊醒了。咦——歌声消失了,花田消失了,我赶紧伸手去摸上衣口袋,还好还好,几个宝贝花朵还在。我起身,翻过山坡,沿着脚印往回

走。顺路拾起等了我许久的捕蝶网,不久就回到了枫树林。穿过林子,很快就到家了。一进门,我就拿起那些花朵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翻来覆去地探索着。突然,那些花瓣动了,竟变成了美丽的蝴蝶,展开翅膀,飞向窗檐,翩翩起舞,无比优雅。我着迷地一动不动地望着,而蝴蝶早已飞出窗外,飞远了。我立马冲了出去,想去飞,想去追,想再去追寻一次花田,再去聆听一次歌声,再去遇见一次蝴蝶的美丽。

但是,我知道,蝴蝶回家了,那花田中会唱歌的花正是蝴蝶的家。

赛场上的道理

谢欣苒 成都市新都区蜀龙学校五年级二班

我永远忘不了那场比赛,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上午,我们班和四年级其他班在操场上开展了拔河比赛。我做啦啦队员,为我们班加油鼓劲。

第一局,参赛的同学戴上手套,咬紧牙关,比赛开始了。“加油,加油”,各班啦啦队也在比赛,谁都不肯认输,加油声一方胜一方。绳子瑟瑟抖动着,那根绑在中央的红绸带一会儿偏向左边,一会儿移向右边,似乎它也有些拿不定主意,该去向哪边。啦啦队的同学发了狠地喊加油,场上参赛的同学也拼命地拉,终于,红带子渐渐偏向了我们班,它颤颤巍巍地,越过了我方的边界线。

“胜了!我们班胜利了!”我和同学们欢呼着,胜利了!我们班挺进了决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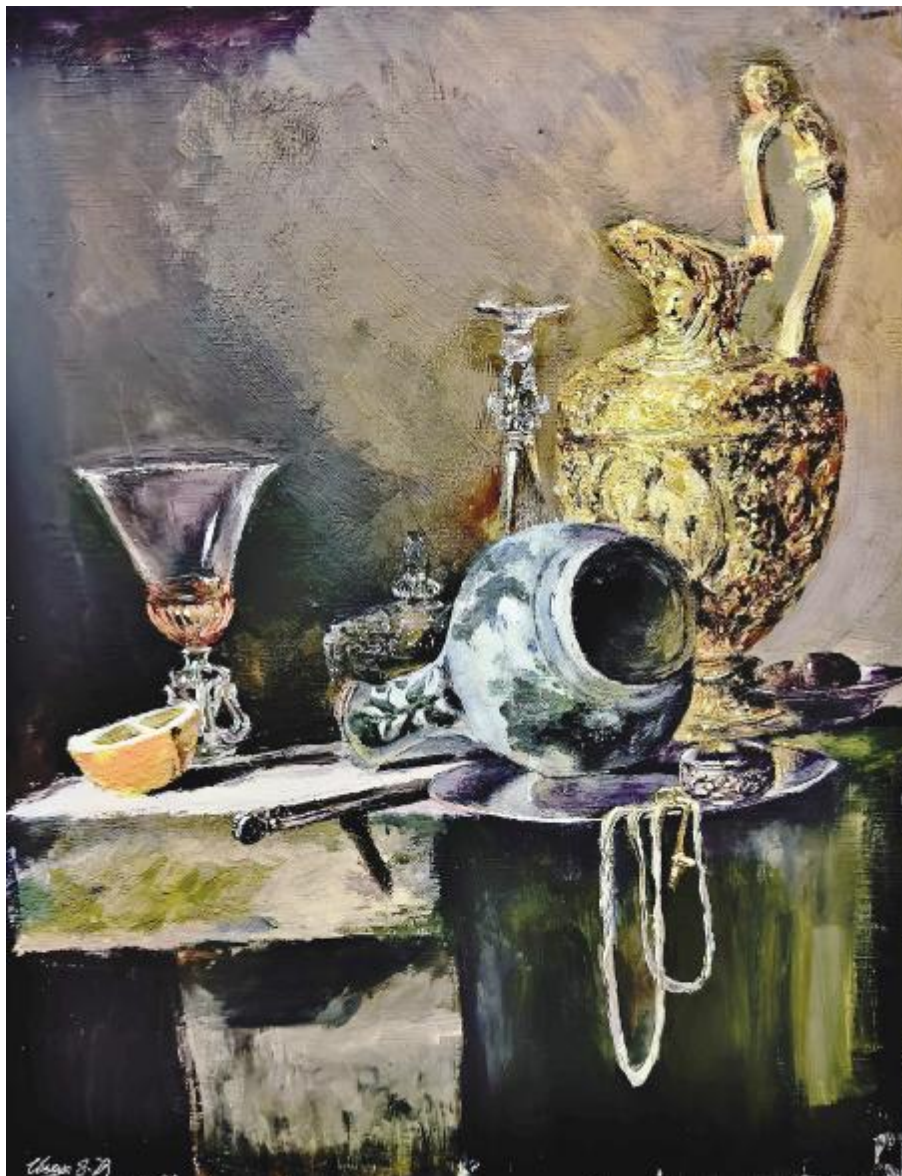
决赛开始了。对手是六班,他们的实力非常强,气氛愈加紧张,我们班刚刚大胜,很多其他班的同学也帮忙为我们班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大叫,可事实并不顺利,绳子一会往我们班方向移动,一会往六班那边偏移。我们的心怦怦地跳着。绳子越来越偏向六班,尽管我们的加油声越来越大,队员们也越来越努力,但还是输了……

哎!大家失望极了!好多同学哭了一个稀里哗啦,就连不轻易落泪的男生都哭了。

老师安慰了大家,画了一幅折线图,说:“同学们,你们看,我们成长时总有起起落落,现在你们在低谷的位置,但只要你们努力,不放弃,你们就可能迎来成功与喜悦!”

“世界上只有一种失败,就是你停止了努力。否则,你正走在去往成功的路上。”

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我一直记在心里。



罐

陈思畅 深圳市平湖外国语学校高三(三)班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80期

锦里诗苑

秋风乍起

鲁川(四川)

秋风乍起

水面多么宽阔,洪流涌起
那个乘竹筏的人,与一只蚂蚁,错失而过
青山与绿水,错失而过

河水在打鼓,唢哨,枯叶,屋檐,
一个个闻讯而来
风不语。

放风筝的人,把自己放到了天上

秋风乍起

树干树叶在迎列,一排排哗哗的掌声
无需检阅

世界之大

不是风能说了算
秋风所在,自有定海神针!

蒹葭苍苍

昨夜涛声,恍若青年的月光
一片捣衣,在露白中灌浆
晚雀,斜依树枝

如无枝可依

可在一丛蒹葭下筑巢,学那窝鸟蛋
领略秋水,品尝根茎之甘苦

谁能望穿

风之上,雨之下,鸟堤茫茫
一个人消失
一百年,也不会复还

蒹葭苍苍

一只孤鸟,倒映出的内心苍白
所剩无遗

记忆的伤口

呵护记忆的伤口,像抚摸一遍遍
伤心的往事,那些人物与影像
在古城墙上游走,阳光有多刺眼
痂口就有多深沉

沿街乞讨的人

打秋风的人,不是我的亲戚
就是我的朋友,我与他们似曾相识
又恍若经年

红肿如双眼,灿烂似桃花
伤口亦井口。

火车,朝着另外一个方向

生活,绝对是平稳有序的
就像那家乡的稻田,就像那风
徐徐地吹来,有一种年代替换的惯性

当我们换位思考的时候

镰刀,已经作古
村庄,站在了另一高地
秋风,已变得无人识

而你还必须奔跑,且保持始终
以两点之姿,被雷电抽打

看,窗外的景色,已经移来

天光,陷入了模糊
火车,朝着另外一个方向
大喘粗气,亦步亦趋

河流,是另一种参照物

虚拟的河流,与现实中的河流
都有着流逝的共同本质
大江大河,才是它们的母亲

在河流中,你可以尽显天然
袒露人类的赤诚

依山而筑

河流,是另一种参照物
时光的折射,更逼近真实